

黃沙碧血戰新疆

(六)

郭

岐

——天留硬骨報國恨。忠烈祠裏再世人

攻克沙山緊急佈防

民國卅四年五月十七日，本師（國軍四十五師）乘敵不防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；一舉奪得精河要地沙山子以後，緊接着就趕築防禦工事，幸賴全體官兵，晝夜趕工，一致努力，時僅半月，全功告竣。雖然敵人，在此半月之內，曾經有五次猛攻，數次騷擾，卒因全體官兵，誓死保衛疆土，奮力迎戰。敵人的攻擾，均未得逞。筆者經過五月苦戰以後，雖有固守信心，苦無進攻力量。仍然居於被動挨打的位置。衡情度勢，悉心研究，認定如能增加一團兵力，再將沙山子西方的永集湖拿下。就可形成進可以攻，退可以守的良好陣勢。即使專守不攻，既可封閉伊犁到溫泉、博樂山口、登陸斯口，也可切斷伊犁武力攻取塔城、額敏的捷徑。因此於六月初，分向烏蘇軍部與迪化長官部陳情要求，速將我四十二師第二團歸還建制。由天山東尾的鎮西後方，調到天山西頭的精河前線。冀以增強本師戰力，以便攻守。蓋因本師第二團，在黃埔四期出身的田子梅團長多年率領下，不僅訓練有素，尤且能征慣戰，

號稱常勝兵團。再加自進駐鎮西縣境以後，一因該縣是產名馬的地區；二因境內漢族居民特多。牛馬成羣，遍野皆是。而田子梅團長，籍屬晉北，性喜騎射，自進駐鎮西以後，爲了適應環境，增強戰力，一團步兵已有兩營，因居民自動獻馬，改裝成騎兵。如此良好兵種，正爲精河前線所需。筆者爲了新疆大局長遠着眼，才有田團歸還建制西調建議。無如上級參謀作業人員，只圖眼前的短暫安逸，不作長治久安的打算。認爲鎮西至精河，兩地相隔二千餘公里，四千多華里，調動一團步兵談何容易。竟以調軍無車，予以批駁。這當然也是事實。蓋因當我陳情到達迪化時，正是迪化兵站總監班某，利用大批軍車，想發國難財之時。他以補給阿山軍需爲名，派出六十四輛軍車載上私貨開往承化。不意由阿山回程，道出額敏時，正遇波里諾夫率伊叛大軍圍攻該城之時，結果六十四輛軍車，竟成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還，變作伊叛軍的勝利品。當時駐新軍車，只有轎汽第四團一團。一團轎汽也僅有百輛軍車，此時一下就損失了六十餘輛，那還有車可調派。我的請求只好作罷。

成立騎兵糧械漸絀

本師第二團既無法西調，只好在精河設法成立騎兵營以應急需。除一面電請長官部，要各縣居民獻馬外，當即下令精河縣府與警局，發動精烏各鄉牧民就地獻馬，以便保衛居民身家財產。果然一經發動，遠近響應。自六月份開始，陸續續續有不少馬匹獻到師部。本師也就來一匹收一匹，經過六月到七月，已將本師第一團改裝爲騎兵團。因本師有了騎兵，對於防禦任務，也需改變。所有步兵以營爲單元，在各個碉堡輪流駐守，按月換防。將騎兵調駐城內，作爲各地救急援軍。筆者如此佈署，獲得各團長的同意，當然這是最能發揮戰力的辦法。因此在七、八兩月內，在精河二百里的前線上，敵人雖然經常進襲擾擾。近的地方於半小時一小時，就有援軍趕到，較遠的地方也在二三小時內，就可獲得支持。而敵騎進侵，一向都是運動戰。一見我後方塵土大起，就知是援軍趕到，他們就掉轉馬頭就跑。就此本師固守精河信心大增。但時至八月下半月，我與四位團長，却憂心如焚，又不敢聲言。那就是

糧秣日感不足，彈藥越來越少。雖然每日均向上級發電急催。一因運輸無車，上級也在空着急；二因秋雨連綿，山洪暴發，沿途橋樑，多被冲毀，無法通行。雖然也有兩次空運補給，只能救一時之急，無法解長久之困。轉眼八月盡九月來，伊叛軍會波里諾夫，在相繼攻陷塔城與阿山兩地後，回頭就以全力來攻取烏蘇，烏蘇為精河後方補給線，自古為四戰之地，也是兵家所必爭之地。如能先將烏蘇拿下，精河就成無援孤島，雖不攻也自下。這是老新疆也是老俄謀，波里諾夫對精河用兵，所施最毒的一招。

戰守之策未得要領

當伊叛大軍由阿山同師，全力進攻位居北疆四戰之地的烏蘇城時，新疆最高軍事當局，尤其參謀作業人員，就得釐訂適當對策：第一要估計烏蘇守軍力量，是否有力固守。如有力的話，就需趕運軍需糧彈，配合固守國軍之所需；如無力的話，就得下令先放棄精河，縮短防線，以精河與烏蘇兩地軍力，合力固守烏蘇。因為敵人原是一個。本師既能在精河達成防禦任務，若退守烏蘇，當然仍有此項力量。再退一步來說，如本師會合軍部力量，仍不能固守烏蘇的話，就得放棄烏蘇退守綏來。因補給線短，增兵運糧都較容易，就可固守。如此新二軍的力量就可不受太大損失，達到保存實力的目的。蓋因在新疆用兵作戰，自古以來都是以保存實力為上策，遠自漢唐，近至清末無不如此，即至盛世才主新時仍然如此。然而當時我們的軍事長官，却不如此。腦裏有

了偏見，凡是盛世才的遺策都是錯的，當不宜採用。換句話說，凡是國軍駐守之地，一寸也不宜放棄，非固守不可。要知固守一城一地，也有固守的條件，不是紙上作業以後，就能辦到。第一要有充足的兵力；第二要有所需糧秣；第三彈藥不能缺乏；第四守到應守時間，是否有反攻或接應的力量。如果都是正號，當然可以下令固守。否則如都是負號，就宜下令迅速撤退，才能保存實力，再圖後計。否則死而不守，於國何益？按我固守精河，時序進入八月，就感糧彈不足之困。每日都將實情上報，電促及早運補。然而所獲回示，僅「已交辦」三個字。精河前線已到山窮水盡之境，叫我如何個守法？古人云：「人馬未動，糧草先行」；又云：「兵無糧自散。」這是我國古兵家之名言。法國拿破崙也會說過：「勇氣出於食糧。」也是一針見血之言。於今我在一望無垠的沙漠中作戰，別的事有時可以在無辦法中去想辦法，在不可能中找可能，唯獨糧食一事，吃完了就是吃完了，不能將黃沙當飯吃。

電話中斷情勢有變

我國自漢唐以來在新疆用兵，都不能開上十萬八萬大軍前去遠征。大都在三萬人以下。其原因即在糧秣難籌，有以限之。清末左文襄公進軍新疆時，也曾留有名言：「新疆用兵，籌餉難於籌兵；籌糧又難於籌餉。所尤難者運輸耳。」以上所言，都是經驗之談，應當記取。然而我的上級參謀作業人員，不作此想。硬是本著軍人守土有責的宗旨，一成不變，去鑽牛角尖。明知精河

已無應守條件；但各級主管，誰也不願負下令撤軍之責！他們雖然可以得過且過，然而身在前線的我，則空坐愁城，無計可施。軍人以服從為天職，在未奉命之先，當不宜自行撤退。在我來說：每日都有急電告警，就是要上級明令解決問題，如無法按時補給，就宜下令本師撤退烏蘇才是正策，無如所獲回示，仍是「已交辦」三個字。在我萬般無奈情形下，乃於九月五日試以有線電話，由精河打到烏蘇軍部。謝軍長聽畢我的告急話後，就回稱：「可速準備五日乾糧」，他的話尚未說完，電話突然告停。這當然不是謝軍長不願多說，而是線路發生了問題。當然是被敵切斷，由烏蘇至精河有一百五十多公里。由電話線被切斷，也就證明烏精公路已是敵人出沒之處。烏精公路一斷，精河就成無援孤島，只有坐以待斃一途。由謝軍長口令準備五日乾糧之意，正是由精河到烏蘇所需。當然就是要本師從速撤退之意。本人就本此情理，乃召集第一團劉團長、第三團王團長、五七一團趙團長、廿一團鄧團長以及本師邱參謀長六人，共商大計。當時敵人進攻烏蘇得手，為了牽制本師，對於精河各線也正加大壓力，尤以受敵機輪番炸射為尤烈。我們六人為了安全計，因城內為敵轟炸主要目標，乃選擇城外一小碉堡，作為我緊急會議的開會地點。討論的結果，他們五人異口同聲的說：「烏蘇為精河後方，補給來源，沒有烏蘇，那有精河。如為新疆大局着想，本師急應由精河撤退，去援烏蘇，若烏蘇仍無力固守，再可繼續綏來。如為我們六人着想，大家死守精河，為國捐軀。就可變成

文天祥與史可法第二，成爲國家烈士，名留千古。「因我六人都是黃埔前後期的同學，仍本軍人以服從爲天職的宗旨，要向軍長請示後，以便遵行。會後就發電烏蘇請示，旋獲軍長電示：「迅速撤退，以便配合由獨山子出兵，共解烏蘇之圍。撤退時應將沿途橋樑破壞，免爲敵用」等語。

放棄精河撤退無糧

當我們接到謝軍長准予撤退的電令以後，橫在眼前的五日所需乾糧，就無法解決。由精河到烏蘇的距離，汽車需時三、四個小時，騎兵快則一晝夜，慢需兩日，步行的行程快則四日，慢需五天。當時本師因缺糧的關係，已經減糧十天，已到山窮水盡之時。於今每人必需備有五日乾糧，的確是個難以解決的大問題。按當時實際人數，雖號稱四個團，經過五個月的苦戰異動，有的爲國捐軀，有的因病去世，更有後調兩營，都未補充。因而實際人數，僅有四個加強營的人數，總計起來約有一千五百餘人。打起仗來雖覺得人少力薄，但籌糧的時候仍然是一個大數目。當時軍糧既已告罄，只好借重警察的關係，去向民間去想辦法。同時少許居民都是在我出任師長後，重被號召回來的，與我同生共患難，也有五個月之久了。於今本師既受命放棄精河陣地，在情理上也需通知他們一聲，不能棄之不管。於是，我密召警局路池局長到師部，當面囑咐他，也是拜托他有兩件要事與居民接洽：一要所有居民務必於七日晚八時隨軍撤退；二要居民盡力獻糧以爲軍食。路池局長奉得我命後，因時間急迫，當

即就去進行。在新疆各縣居民，因不時動亂的關係，每個人的警惕性都很高。當七月間塔城、額敏等鄰地相繼失陷後，他們就知精河未來前途也不樂觀，與其受災於後，無如見機於先。凡屬經營小商店的家戶，就藉口赴烏蘇、綏來甚至迪化、奇臺販貨爲由，在警局備案以後，大都溜之乎也，不再回來。現在所留十幾廿戶居民，大都是春耕夏耘等待秋收的農戶了。在當地所種小麥、高粱，尚需十天八日，就可見到收成。原想等到九月中旬，俟收割了秋收以後，再找藉口，好作他遷，冀躲戰亂之禍。於今路池局長親來告知，當地駐軍已定七日晚八時全部撤退去援烏蘇的消息。他們等待秋收的希望，突然成爲黃粱一夢，無法實現。但他們也不願辛苦所得的果實留給敵人。當即提出建議，將待割的青麥與高粱獻給駐軍作撤退時之補給，爲數雖然不多，總是有勝於無。最後提出了有效的辦法，要駐軍去搶收，因爲他們人力有限，無法幫忙了！

俄軍機四十架來襲

這時伊叛武力，眼看進攻烏蘇就要得手。實施的有效毒招，就是圍點打援。他們深恐駐精河國軍，可能放棄精河去援烏蘇策略，那樣一來就得多費手脚，甚至功敗垂成，也說不定。爲了達成攻烏目的，就得牽制本師不得東撤。爲了有效阻擾，乃急向俄軍調派出四十架軍機，進駐伊精孔道上的大河沿地方。就近監視本師行動，自進入九月初，每日天一亮就輪番向本師所屬各陣地，以及城郊凡有我軍行動，就開始炸射。而我守

軍當時彈藥將告竭罄，非到必要時，又不輕易還擊，敵機更肆無忌憚了！

當路池局長傳令完畢，深夜趕到師部向我覆命，並提出居民建議，要軍隊自己到田野割麥之情後，我深感事不宜遲。當時因敵人監視甚嚴，敵機整日輪番轟炸。白天當難進行割麥事宜，而夜間也僅有兩夜，而割麥又成唯一主食來源，於是即時下令駐城區部隊，利用刺刀作爲割取麥穗的工具，務於黎明前割畢近郊一半麥穗，作爲割麥部隊撤退時之主食。俟六日前線守軍回防後，再利用夜間割取另一半麥穗，作爲其今後行軍主食。因爲事關全體官兵生命，大家大都能按部就班，順利遵行。

其中唯一違命造成死亡遺憾者，即沙山子的一營守軍。因沙山子地勢較高，距城有卅餘里之遙，且又位居伊精孔道上，敵人的監視亦較他地爲嚴。因此其他各陣地，如南山口、龍口、黑山頭以及八家戶等。我都令其在六日下午三時前撤離陣地，集中城區，以便乘夜幕低垂時，着手割麥穗。但對駐沙山子守軍特別規定，要於六日夜八時，在月黑風高星光之下，才可悄悄撤離各碉堡，免爲敵知而遭到追襲。無如當時駐守山頂上的官兵，居高臨下，突於六日下午三時，發現山脚下八家戶守軍，已三三五五陸續向城區開走。守山的官兵一時心惶，就沉不住氣，也跟着提前撤退，一因是大白天，二因居於無遮掩的光山頂上，三因張皇失措，結果被臨近監視敵人發現，先之派飛機沿途炸射，繼之派騎兵追擊。而我駐守沙山子步兵，一因有槍無彈；二因減糧多

日，體力難支。在敵機敵騎攔截情下，紛紛裝死倒地以避其鋒。無如敵人心狠手辣，每遇倒地我軍，不是加射一子彈，就是補上一刺刀。波里諾夫所以要趕盡殺絕，違反國際慣例，其目的不僅趁機消滅國軍力量；還要借機製造新疆民族間的仇恨。好讓俄僑史達林實施挑撥離間之計，在新疆境為所欲為。就此駐守沙山子的一營官兵，其實數僅有一連人，因撤退時間不當，竟全數為國犧牲。嗚呼痛哉！！

趕割製餅準備突圍

當此一慘事傳到師部時，已是六日午夜了。

當即據情電陳烏蘇軍部，與迪化長官部備案。旋即召開撤退行軍序列之安排。由我提出，由本師第三團王克仁團作東行開路先鋒；由本師第一團劉掄元團殿後掩護；預七師廿一團鄧爾登團與一九一師五七一團趙沐如團，居中衛護師部順序東行，務於十日夜趕到烏蘇城，與軍部會師。黎明前散會。各團長都無異議，就此算是定案。各團長也分別返回團部所駐地，準備所需。按當時所需者，即四一五日的乾糧與沿途飲水。而乾糧的來源，除了清除倉底外，就是搶割青麥。因此全師上下，在七日白天內，將麥變成餅，或將青麥炒熟作乾糧，好作東行沿途之需。時至是日中午，突接謝軍長來急電云：「烏蘇此時，城郊混戰。弟決心為國殉職。精河軍事，請兄在為國保存實力原則下自決」等語。此一急電，無異告訴我，烏蘇不久陷敵，要我自行找出路。然而站在精河來說，除了退向烏蘇又無他途可想。事關四

團官兵生死大事。我這位身為師長者，無法可想時，只好集思廣益，再以電話與四位團長聯絡。四位團長當時雖處四地，但所獲同話可說都是一樣：「固守精河，因無糧彈，坐以待斃，只有全師覆沒之一途；如向東撤，即使不能全師而還。至少還有一線生機。敬請師長不要因軍長來電，亂了腳步」等語。就此我不再猶豫，乃下定決心執行撤退計畫。時至七日晚八時，夜幕業已低垂，乃乘敵對我無法監視之際，各地守軍都能迅速撤離城郊陣地，向東轉進。應撤的機關與居民，都能隨師部同行。於七日夜夜越過距城三十里的沙泉地方，又於八日黎明時，已平安進抵距城六十里的四季卡地方。

敵人焚橋我軍搶渡

就在大家進食休息的時間，急令電台人員與軍部取連絡，已連絡不上。再與迪化長官部取得連絡後，當即將本師行止電告備查。旋接兩回電：其一「要本人將沙山子犧牲官兵姓名名冊呈報，以便呈報國府撫卹」。其二是轉來蔣委員長的指示：「精河此時，只宜固守，不宜撤退，否則仍蹈伊犁突圍之覆轍，希排除萬難，以求最後五分鐘。」等語。

當我接到此兩電時，我的身心，真是悲感交集，五內俱焚。委座遠在數萬里之外的重慶，難知實情，所指者都是原則。而長官部近在迪化，應當盡悉所情。此時此地要我排除萬難，爭取最後五分鐘，不知何指。教我如何爭取法呢？最後我仍本着東行有一線生機的希望，下令東行。在

八日清晨，大家尚能平安東行。但時逾九時，先之敵機偵察，繼之迎頭轟炸，以致沿途死傷累累，不計其數，好在劉掄元團以騎兵在後遮擋，前行部隊，尚能順序向東進行。於是晚已挺進到烏精公路中途的固爾土地方。按固爾土原就是河名，河上有一木橋，為烏精公路的要道。該橋原由精河派兵駐守，藉以維護烏精公路之暢通。當本師先頭部隊進抵該地時，本人首先下令王團去維護該橋，以便大軍順利通過，但為時已晚。因我原駐守該橋兵力單薄，早一小時，已被為圍攻烏蘇的伊叛武力，為防止本師東下，就分兵一部，先將我守橋步兵驅逐消滅，然後以水壺裝上汽油，洒在木橋上，等待命令焚橋。於今一見我大軍由西而來，要搶渡該橋，敵酋就即時下令焚橋。木橋加上汽油，一見火就不可收拾。即時火光大起，照得固爾土河兩岸通明。本人根據敵人焚橋之舉，判斷敵人來人不多，力量較小才有此舉，於是就令王團涉水搶渡，但因火光通天，敵人隔岸射擊，致我軍無法搶渡。於是我一面下令兩門山砲，開砲向東轟擊，一以鎮壓敵勢，二以壯我軍威。然後再下令在橋下游，以繩為引橋，引渡我步兵，結果成功。此時汽車因無橋不能過河，山砲砲彈也射完，全成廢物只好拋棄於路傍，本人及邱參謀長，原都乘坐僅有的一部汽車東行，此時乃改乘原駝山砲的馬匹，乃渡河東行。

殿後騎兵失去聯絡

當本師三個步兵團相繼渡過固爾土河以後，為了重整軍容，乃嚴令兩事：其一要確實掌握部

隊，不得分散，以保東行戰力；其二先行部隊謹密搜索前進，不得誤陷敵火網。下令以後，全師就向四棵樹地方挺進。按四棵樹在烏樹城西四十華里之處。為烏蘇西方門戶，即使步兵雙腿進行，也有半日就到。當我率着殘破不堪的三個步兵團進抵四棵樹時，掩護我們東行殿後騎兵劉掄元團，却失去聯絡。蓋因劉團在入夜進抵固爾土地方時，尚按本師東撤行軍行列的順序，在殿後掩護。但劉團長甫抵固爾土時，突然發現東方火光冲天，他就知固爾土河上木橋被敵放火焚燬，東行我軍不論步騎，都無法再由該橋上通過。接着又聽到砲聲，且有砲彈，落於騎兵附近。不論砲彈是敵是已，總而言之，雙方正在開火。撤退我軍前後都遭遇敵人。那他的殿後掩護工作，已失去效用。佔在他的立場來說，非另找出路不可。而劉掄元團在本人就任師長之前，原就駐防烏蘇，對當地山川河流戈壁等地形，都瞭如指掌，深知新疆河水流量，以出口之水最為洶湧。在北疆來說，愈南距天山愈近，河水愈大愈深，愈北距天山愈遠，河水也愈淺愈小。劉團長就本此原則，自固爾土地方渡河時也由北方下游去渡河。自此以後，該團就躲開精烏公路線，專循舊日精烏車行大道，以晝伏夜行的方法，躲避敵機的偵察與炸射。先繞出烏蘇城，繼渡過奎屯河，再取道沙灣縣，最後很順利轉進到綏來城。重新回到國軍陣線，又與伊叛軍對峙於瑪納斯河畔，成為固守綏來的主力。

烏蘇失守進退失據

然而當我進抵烏蘇城西四十里地方的四棵樹時，因與劉團失去聯絡甚為耽心。因劉團是全師殿後部隊，危險性更大，有被敵人截留包圍消滅之可能。而劉團又是本師的主力，若被敵人吃掉，我這位身為師長的人，怎能向上級與政府交代。因此劉團失去聯絡，不能不令我焦急萬分。這時紅日西下，夜幕又籠罩了大地，不宜盲目繼續東行。為了明瞭戰局情況，乃命師部電台人員，先與軍部聯絡沒有消息。蓋因軍部這時正向綏來轉進中，根本沒有時間和師部來聯絡。我在急情下再與迪化長官去電聯絡，此時長官部大概不願將烏蘇失守的失利消息，讓我知道，只好相應不理。然後再與本師迪化留守處聯絡，所獲來電是：「烏蘇已於七日失守，軍部退往綏來」等語。

當我收到此一噩耗，猶如晴天，遭到霹靂。一下震得我精神渙散，失去主張。原想棄精河來援烏蘇。於今不僅達不到此一目的；反而自身陷入絕境，真成了前無路走，後有追兵。這教我身為帶兵主管如何是好？為了維持軍心不亂，既不敢聲張所獲噩耗，還得要裝出鎮靜的態度。再從容召集三位直接帶兵的三位團長，共商今後大計。不意當一九一師五七一團趙沐如與預七師廿一團鄧爾登，兩團長先後會到我後，他們首先就報告，已收到他們師部來電：略謂：「烏蘇已於七日陷匪，希越天山大坂，退返南疆」等語。

趙鄧兩團奔向天山

按一九一師師部當時進駐南疆交通孔道的焉

着，預七師師部正進駐於南疆魚米之鄉的阿克蘇，均以天山為界與烏蘇為鄰。趙沐如與鄧爾登兩團長，既已與其師部取得聯絡，就要遵照他們的頂頭上司去實行，把所餘官兵，奔向天山去找出路，特前來向我告辭。此時此境，我這位身為師長的人，既無糧餉可發，又無彈藥可補。他們要離我而去，我又有何話可說。也就因此，又讓我回憶起，當我四月底進抵精河，甫就師長之職時，他們兩團全力反對改編的原因。就是想在今後，隨時脫離前線，好設法重返原編制。於今我已陷入絕境，他們為了部屬求生，要越天山大坂，重返他們的師部。我佔在人道立場上來說，此時此境，誰有求生之策，都是好的。只有讓他們兩人，率其所餘進入天山好求生路去了！

此時趙鄧兩團，所餘殘部皆不到百人。乃以支隊之名，由四棵樹地方向南突圍。當時佔領烏蘇之敵人，為了防範本師由西來襲，已將有水草的地方，盡行派兵佔領，無水的公路大道讓人去行，這就是沙漠戰的防禦戰術。一個人求生，總得要飲水，無水之地絕不能駐軍。於今趙鄧兩支隊，想由烏精公路的四棵樹，南行闖入天山區，談何容易。當時包圍本師的敵人，是施用以逸待勞的辦法，你不動，他也不動，要將你困死。俟趙鄧兩支隊，突由四棵樹，向南出發，敵人先之空軍偵察炸射，繼之再派騎兵追襲，結果死傷累累。趙鄧兩人雖於十日晚逃抵天山北麓的將軍溝地方，但敵騎迅即跟踪追到，又陷重圍。趙鄧雖想乘夜逃奔，但步跑的比不過騎馬的，結果全部犧牲。而鄧部所餘僅五人，利用匿藏之術，躲過

敵騎搜索，才算脫離險境。再與大自然搏鬥了十多日，沿途以吃草根、松菓、野獸皮等充饑。才算有活人逃到預七師部所在地的阿克蘇，亦云幸矣！

百餘孤軍絕地噩夢

當趙鄧兩支隊向我告別後，圍在我身邊的人尚有本師邱參謀長與第三團王克仁團長等人，此外還有警局路池局長、商會會長、郵電局長以及少數縣政府人員，連兵帶將以及精河所有公務人員合起來，也僅有百餘之眾。大家此時都等待我的命令行事。因本師隸屬新二軍，於今軍部既移駐綏來，本師的目的地當然亦是綏來。由烏蘇正西四十里的四棵樹地方，西去綏來，必需繞過烏蘇城與獨山子，再越過奎屯河才能如願。然而烏蘇城與獨山子油礦，以及安集海奎屯河大橋，已被敵人重兵駐守。我們必需繞過這幾個重要地點，躲過敵人的追擊才成。而我們當時唯一主力王團，所有的兵力頂多有一連人數，尤且人疲彈少，作戰能力大減，前途實難樂觀。對本師來說，生機渺茫，只有聽天由命了。但有另一顧慮，即本師電台與密碼本如被敵俘，加以利用，對新疆大局，不知貽患胡底？同時也為電台人員便於逃命，乃再下令該台負責人，速將電台損毀，密碼本燒掉了事。不意我的此一命令下達後，而譯員視密碼本如第二生命，居然強辭奪理，不願遵行。當時我的心情之壞，已到無已復加程度，再遇不如意事來臨，當然怒形於面。事為邱參謀長發現，乃出面打圓場，再婉言對該譯電員勸解，令

其速將密碼本焚燬了事。巨知該譯電員不僅不聽勸解，反而同嘴頂撞，硬是不願焚燬。情勢發展至此，使我怒上加怒，突然探懷取出手槍，向倔強的譯電員頭上連開兩槍，該員隨聲倒地，就此殉職。當該員倒地殉職後，我內心甚感後悔！眼看大家都置絕地，為何不等待敵來殺，而竟自己殺了追隨數月的部屬，實不應該。就在心生反悔之時，眼前一黑就昏了過去，猶如作了一場噩夢。——下意識覺得自己率領全師官兵走到烏蘇城下，就是走不進城門。我雖騎馬急馳，總是在繞圈子，也是進不了城。最難令我想不到的是，是我悄然回到迪化長官部東花園，發現有一桌高級

官員，以極其遊閒的情況，圍桌餐敘。他們對我不僅相應不理，有的還在指責我走後門當上了四十五師長。於今要步上杜德孚（預七師副師長殉職伊犁）的後塵，活該。我聽到此言，甚為不平，正想出聲予以反駁，却被我的侍從楊天植副官，用手搖着我的身體，低頭在我耳邊，低聲柔氣說些有辦法的話：「第一團劉掄元團長已取得聯絡」；「第三團王克仁團長等待師長命令出發。」這兩件事，在當時來說，正是我最關心的大事。而楊副官就抓住我的心理，將我失般的靈魂又招回來。但因我離魂失魄這一段時間中，我的部隊官兵損失甚大，言之痛心。（未完待續）

風流人物

萬 墨 林 等 著
第一、二集合售貳佰肆拾元

第一集要目：（一）民國四大美人（二）徐志摩四角愛（三）蔡松坡鳳仙戀（四）喜艷親王劉喜奎（五）藝壇奇女子：劉喜奎、樂蒂（六）末代狀元三角愛（七）坤伶主席新艷秋（八）賽金花本事全文（九）洪狀元煙臺舊事。第二集要目（一）浪漫大師郁達夫（二）郁達夫遇害謎底（三）一代紅顏陳圓圓（四）美人窩裏黎錦暉（五）風流次長唐有壬（六）第一荒唐陳公博（七）慈禧與榮祿（八）艷星艷聞錄（九）將軍與詩人（十）梁任公的秘密戀史。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，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。